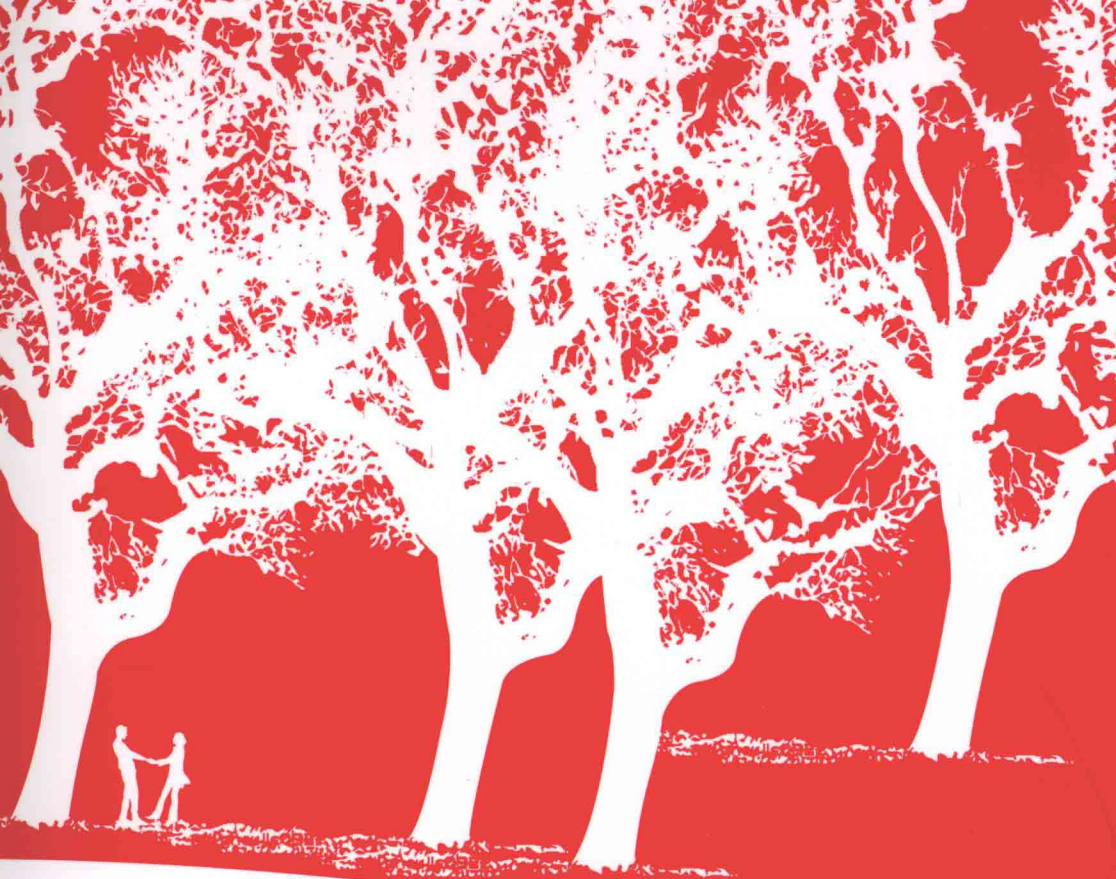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艾米 / 著

情感写作大师艾米自己最看重的一部作品

在可以自由选择爱情的年代，
为何我们的心并不自由

完结版

WANJIEBAN

倾城
恋歌

冥思苦思三年，大小修改无数，结局终于水落石出
真实再现三角恋与婚外情中的人情世相

《山楂树之恋》电影原班人马感动推荐

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qingcheng
liangge
倾城恋歌

艾米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贵州出版集团

目录

第一集	page/001	第十四集	page/057
第二集	page/005	第十五集	page/061
第三集	page/009	第十六集	page/065
第四集	page/013	第十七集	page/070
第五集	page/017	第十八集	page/075
第六集	page/021	第十九集	page/080
第七集	page/026	第二十集	page/084
第八集	page/030	第二十一集	page/088
第九集	page/035	第二十二集	page/092
第十集	page/039	第二十三集	page/095
第十一集	page/043	第二十四集	page/100
第十二集	page/048	第二十五集	page/104
第十三集	page/053	第二十六集	page/109

第五十三集	page/233	第六十五集	page/291
第五十四集	page/237	第六十六集	page/296
第五十五集	page/241	第六十七集	page/300
第五十六集	page/247	第六十八集	page/306
第五十七集	page/252	第六十九集	page/311
第五十八集	page/256	第七十集	page/315
第五十九集	page/261	第七十一集	page/321
第六十集	page/267	第七十二集	page/326
第六十一集	page/271	第七十三集	page/331
第六十二集	page/276	第七十四集	page/336
第六十三集	page/280	第七十五集	page/341
第六十四集	page/285	尾声	page/346

男生。澡堂里没厕所，但人们进了澡堂，听见哗哗的水声，又让热水一激，就特别想拉尿，于是大家都是就地解决，搞得澡堂里永远有股尿臊味。夏天澡堂不开，大家都是在自己楼里的厕所里洗澡，每层楼的厕所填起两个厕坑，做成了洗澡间，供大家冲澡用，但楼里没热水，要自己去开水房打热水，提回来兑冷水冲澡。

学校食堂的伙食也很糟糕(不糟糕就不叫大学食堂了)，石燕以前在高中住读的时候，伙食也不怎么好，但她每周都可以回家去带些菜来吃，现在离得远了，没办法经常回家带菜了，只好吃食堂的。也算因祸得福，她一直保持着苗条的身材。

那时想到要在C省师院待四年，她心里就充满了绝望，恨不得退了学回去复读，特别是一年之后她听说有几个去年没考好的同学，跑到外省亲戚家住着，在当地的高中借读一年，今年竟考上了赫赫有名的A大、B大、E大，这让她悔追莫及。早知如此，真不该到这里来读书的。人家读了这一年，进了名校。她也读了一年，但不过就是从D大的大一读到了D大的大二。

她想退学，然后跟那些复读的同学一样，找个亲戚家住着，到那里去参加高考，就当她那级没跳吧，再考一次年龄应该还不算大。但C省师院为了保证中学师资，对学籍管理有很严格的规定，学生没有正当理由一律不准退学，如果擅自离校的话，以后就永远不准参加高考。她打听了一下何为“正当理由”，结果发现几乎没有哪个理由是正当的，除非你得了不治之症，命在旦夕。

这下彻底完蛋了！她感觉就像一不小心跟人签了卖身契约，从此被人卖进了窑子一样，而且这个窑子还不是一般的窑子，完全是官办的窑子，你有钱都赎不了身，即便你私自从窑子里逃出去，也没人敢收留你，因为官府已经跟各方面打过招呼了，就像在你脸上刺了字一样，谁都知道你是从官府的窑子里逃出来的，谁都不敢收留你，最终你还得乖乖地回到官府的窑子里去。

一失足成千古恨！

她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考研究生，唯一的诉苦对象就是黄海，因为黄海也跟她一样苦大仇深，有倒不尽的苦水。但在石燕看来，黄海的苦简直算不上什么“苦”，考上了A大，住在F市那样的大城市里，A大的校园又那么美丽，他还有什么痛苦的？真是“人心不足蛇吞象”。如果是她去了那么好的大学，她早就笑得合不拢嘴了，还诉个什么苦？

她估计黄海也在心里骂她“无病呻吟”，可能在黄海看来，她又没遭产钳夹一

基本都是自说自话，上来就诉苦，诉完了就结束。后来苦诉得差不多了，他们的通信就慢慢脱离自己，脱离现实，变得像社论一样，都是泛泛而谈，诉苦不再是诉具体的苦，个人的苦，而是诉抽象的苦，大众的苦。黄海一般是诉丑人的苦，而石燕就诉“充军”的苦。两人嬉笑怒骂，恣意妄为，就像是在写日记一样，仿佛唯一的读者就是自己。

那时还没听说过什么电子邮件，两人的通信都是手写邮寄，所有的信件都是送到宿舍楼的门卫那里，然后由收信人自己去取。于是大家都知道石燕有个在名校读书的男朋友，她声明了几次，说不是她的男朋友，大家都不相信，说如果不是男朋友，谁还有那个闲心每周写封信来？

大家都很羡慕她有个名校男友，但大家都不看好这件事，说像他们这样一南一北的，男友迟早会把她丢掉，因为男人花着呢，尤其是这种身居闹市的名校男友，身边该有多少女生围着呀。

她懒得跟那些人解释，也不再声明黄海不是她的男朋友，反正离得这么远，黄海就只是一个名校生，雷打不动地一周一封信，多么浪漫，多么诗意啊！

大家一致认为她的男朋友长得很handsome（帅，英俊），那时还不流行“帅”这个词，女生中间也没人敢承认自己好色，所以连“英俊”这样的词都不好意思用，仗着都是学了几天外语的，凡是说不出口的话一律用英语代替，让英国佬们去脸红。所以大家都说她的男朋友很handsome，可惜班上的同学有很多都发不准这个handsome的音，听上去就像是“憨傻”一样。

石燕就顶着个“名校憨傻男友”的光环活在别人的羡慕与嫉妒里，时间长了，连她自己也糊涂了，感觉真的有个名校生在追她一样。她给黄海写信的时候，常常把他想象成某个她很喜欢的电影演员，而她就坐在那里，用笔跟他交谈。她读黄海来信的时候，也把他想象成某个她很喜欢的电影演员，拍片忙了一天，到晚上还记得坐下来给她写几句，她心里就有种甜甜的感觉。

大家猜测黄海长得很“憨傻”，可能是因为他字写得非常漂亮，因为大家对黄海的了解，也就是他的字，而且是信封上的那几行字，别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黄海写一笔流利的行书，不管写多少页纸，从头到尾都是那么漂亮。

每周收到黄海的信，每周跟黄海写信，好像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。但她从来没盼望过黄海的信，因为他在信里也没讲什么非知道不可的新闻，或者什么非听不可

一样“憨傻”，那该多好啊！

不过，她很快就嘲笑自己说：别想得太美了，如果他没遭产钳夹一下的话，那他就是才貌双全的名校生，恐怕也不会千里迢迢地跑这里来等她了，他那名校的女生就够他挑花眼了。

她正想上去打招呼，就看见一辆四路车开过来了，等车的人一拥而上，也不管下车的人如何扯着嗓子大喊大叫，都一个劲地往上挤，挤得下车的下不了，上车的上不了，只听得一片骂娘声。

她看见黄海也挤到车边去了，大概是想看看她在不在车上，她有点感动，想喊他一声，但车门那里闹哄哄的，想必她喊他了也听不见。还没等到上车下车的各就各位，四路车就开动了，车门那里仍然挤着一群人，也不知道是上车的还是下车的。司机对这一切想必是司空见惯了，也不管车门关了没有，自顾自地往前开，把门边贴着的人一路甩下去，但开出老远了，门上还坚韧不拔地贴着好几个人，像玩杂技一样。她看见黄海跟着四路车跑了一段，看看追不上了，才停下脚步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她走了上去，问：“没挤上车？”

他转过身，跟她四目相对了一秒钟，如释重负地说：“你——下了车？我怎么没看见？我怕你没挤出来被车带跑了。”

她开玩笑说：“老早就挤下来了，在D市呆了这么久，不会挤车还行？”

他很佩服地看着她：“你真不简单，我在D市，根本上不了车。”

他只跟他四目相对了一秒钟，但就那一秒钟，就把刚才她远观得来的美好印象破坏了。他左边的脸那么不讲客气地凹了下去，把他整个脸的对称全都破坏了。她不禁又在心里感叹了一下：如果没有那一产钳……

他好像察觉到了什么，把左脸别了过去，提议说：“前面有个小餐馆，比较——清静，我们去那里吃饭吧。”

他没反对，跟着他往小餐馆走，他边走边讲他做社会调查的事，她有点心不在焉地听着。这好像还是她第一次跟一个男生单独出去吃饭，有点不习惯，但也不是太尴尬，只是觉得有点怪怪的，好像他不是男生一样，当然也不是女生，而是一种介于男生和女生之间的什么动物，她跟他在一起，不像跟女生在一起那么自然，但也不像跟男生在一起时那么不自然。

他们在餐馆里坐下之后，点了菜，然后开始等上菜，这期间黄海一直在讲社会

调查的事，石燕虽然也很有礼貌地哼哼哈哈，但她其实没听进去多少，只记得好像他说钢厂领导对他戒心十足，专门带他去一些“面子工程”，现在他才明白当年的皇帝老倌们为什么要“微服私访”了。

不知道是他有意安排，还是她有意选择，亦或是巧合，她正好坐在他的右边，而不是对面，这样她就看不见他左半边脸，只看见他右半边脸。他也好像知道自己是个“半边美人”，即使是跟她说话，他也没把整张脸都转过来朝着她，所以她只看见他那“憨傻”的半张脸，还有他挺直的鼻子，像三八线，或者柏林墙，把他的一张脸隔成了两个世界。他一句都没问她学习上的事，可能知道她不喜欢自己的学校。他也没问她生活上的事，可能不方便问，所以他基本上是在讲这次社会调查的事。她本来不是很关心他的社会调查，但他讲得很认真，很动情，她也受了感染，关心起他的社会调查来：“你——怎么想起跑这里来搞社会调查？”

“是受了你的——启发，”他解释说：“我这几个暑假一直在东跑西跑搞社会调查，为几家报社写稿，有的稿件发表了，有的被‘枪毙’了，说是‘过多暴露了阴暗面’。”

她打抱不平：“有阴暗面，为什么不让暴露？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，不过我仍然在争取，一家报社‘枪毙’了，另一家报社也许会发表。”

“你——又不是学新闻的，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搞这些？”

“是一个偶然的機會，去了一个叫‘望家岗’的乡村，看到那里的人生活很——艰苦，孩子没学上，就想替他们做点什么，结果我写的一个小东西被报社发表了，引起了上面的重视，派了人下去调查，还从邻村抽了一个老师到那个村去教学。”

她由衷地嘉许道：“你真了不起。”

他苦笑了一下：“没能解决根本问题，听说那个被派去的老师吃不了那个苦，宁可不要这份工作了，也不愿意待在那里，所以很快就跑掉了，大概还在心里骂我惹是生非，害得他丢了工作。”

她开玩笑说：“可能他骂你马列主义打电筒——光照别人，不照自己。既然你这么同情那些没学上的孩子，怎么你自己不去——”

他脸上的表情很严肃：“我是想到要去那里教书的，但是——我觉得那样只能

解决一个‘望家岗’的问题，但我们国家像‘望家岗’这样的乡村太多了，光我一个人扎到那里去教书，是不能解决大问题的。”

她好奇地问：“那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想改行做记者，到那些地方去调查，为那些地方的人呐喊，让整个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，知道他们的境况。”

她感觉他太理想主义了，但她不想这样说他，只担心地说：“你又不是学新闻的，跑去当记者——行吗？”

“只要想当，一定行的，已经有两家报社愿意用我了，还有的报社虽然不能给我一个正式的职位，但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很感兴趣，愿意发表。”

“你不能业余为他们写稿吗？我觉得你把自己的专业放弃了还是很可惜的。”

“写这样的报道，光靠业余时间是没有办法写好的，我得花很多时间下去调查，取得第一手资料。”

“那你——学位还拿不拿？”

“拿不拿都无所谓”

她着急地说：“我劝你还是先把学位拿到手，好不容易考进了那么好的学校，又辛辛苦苦地学了这么些年，怎么能说不拿学位就不拿学位了呢？”

“你记不记得鲁迅的故事？他曾经是学医的，但他最后决定改行搞文字，用笔来唤醒麻木沉睡的国人。”

她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他，只在心里说：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，国家真不应该让你这样的人去读名校，浪费了一个名校的名额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让给我去读。

第四集

石燕忍不住问：“那你是准备像鲁迅一样——放弃自己的专业了？可是鲁迅他——”

黄海饶有兴致地看着她，问：“你是不是觉得我没有鲁迅那样的才华，放弃了专业，也不能做出什么来？”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——现在也不是鲁迅那个年代，他那时可以靠自由撰稿来生活，现在你——如果没有一个单位，你很多事情都办不成——恐怕户口都成问题。”

“我爸妈也是这么说，”黄海赞许地说：“别看你小小年纪，考虑问题还挺周到呢，比我强。”

她有点不好意思了：“哪里，我不过是作为一个旁观者，再说我这也——比较胸无大志。”

他没对她的这个自我评价说什么，只说：“那我听你的，还是先把学位拿到手，再找个工作，有了单位再说——”他突然话锋一转：“我到你们学校来教书怎么样？”

她急了：“你到我们学校来干什么？我马上就毕业了，毕业了我就到别处去了——”

他轻轻笑了一下，没说什么。她意识到自己有点露了马脚，他说到C省师院来教书，又没说是为她来的，她毕业不毕业，离开不离开，关他什么事？这不说明他认为他在追她了吗？她马上声明说：“我的意思是说——我们学校太破了，你这么有名的大学的毕业生——到这里来太可惜了。连我这个C省师院的人都不想呆在这里，你——还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她不知道这番话是否把马脚遮住了，但至少他没再那么微笑了，而是关心地问她：“那你毕业后准备到哪里去？”

“我想考研究生，去个好点的学校，把自己的——档次提高一点。”

“那就考A大吧！”

她还真没想过考A大的研究生，她觉得A大的教授们肯定是很看“出身”的，他们怎么会瞧得起她一个C省师院毕业的人？但是她也不想C省师院之类的学校去读研究生，本来就是为了洗刷C省师院的“耻辱”才去读研究生的，如果又考个C省师院之类的学校，那有什么用？

她这有点像是“高不成低不就”了，所以她心里瞄准的，是E大之类的学校，也是国家一流，但没有A大那么“一流”，应该算是全国前十五名吧。即便是E大，她都没什么把握，所以她同时还瞄准了同在E市的G大，那是个师范大学，也比较有名气，但比不上E大。

她噤嘴着：“我哪里考得上A大？别做梦了。”

“怎么是做梦？我觉得A大很多人都比不上你。”

“你瞎说，你们A大招的都是各省各市的状元，还能比不上我？”

他急了：“真的！你别看他们是各省各市的状元，其实都是靠运气，读起书来，真的不如你。我跟你一起读了几年书，对你是很了解的；我跟他们也一起读了几年书，对他们也是很了解的，我说的话你还不相信？真的不如你——连我都不如你。”

这话即便是撒谎，听上去也挺舒服的，更何况黄海说话的神情是绝对真诚的。石燕心里滋滋润润的，但嘴里还在反驳。

黄海打断她说：“就这么说定了，考A大的研究生。只要你想考，你一定能考上。你想考什么专业的？我回去就帮你打听消息搞资料。”

她连忙推脱：“别搞，别搞，我还没想好呢，我真的不敢考A大的研究生。”

“你怕什么？我说你能考上，你就肯定能考上。”

“那你们A大的教授——会不会歧视校外生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A大正想杜绝近亲繁殖呢，就是想招校外生”

她心动了，犹豫着说：“那我就——试试吧。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！我也考A大的研究生。”

她有点不好意思，好像听到了什么爱的表白一样，垂下头，用手指在桌上画来画去地不说话。黄海声明说：“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——鼓动你考A大的研究生，就像赛跑的时候陪跑一样，只是——只是促进一下。”

她的头垂得更低了，心也怦怦地跳，觉得他太聪明了，太会察言观色了，她心里的每个想法，他都猜得出来。她能感觉到他的目光，就勇敢地抬起头，公事公办地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只是不想把你的前程耽误了，你不是要去当记者的吗？”

“我是想当记者，但是我——考研究生也不影响当记者呀，我可以业余为报社写稿。正好我爸妈也都想我考研究生，这下他们高兴了。”

回学校的路上，他们挤上了一辆公车，她坐在座位上，他的外衣服那里敞开着可以看见他里面穿着的毛衣，有时挤得太厉害了，他的脚还站在过道，但上身被挤到座位这边来了，他的毛衣有时擦着了她的头和脸，她闻到他身上一种男生特有的气味，有点晕乎乎的感觉，心里乱乱地想：原来男生的气味是这样的，挺好闻的，

以前一直以为他们身上都是臭臭的呢。

下车后，他提议送她到宿舍楼前，她没反对，一是校园的确挺安静的，没什么人走动；另一个原因，她也好像希望再跟他在一起待一会儿。

到了宿舍楼下，他站住了，说：“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去采访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，那个工人已经在矿难中死去了，只剩下妻子和孩子，我一个男的单独去采访不大好，想请你——一块儿去，如果你不方便就算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你看你哪天有空？”

她想了想，说：“后天吧，后天下午我没课。”

他见她答应了，好像很高兴，很喜出望外，连声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那我后天下午到学校来接你？钢厂会派一辆车。”

她正在犹豫，他又补充说：“我坐车里不出来。”

她见他心如明镜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他说：“好，我们就这样说定了，后天下午三点，我到这里来接你。谢谢你了。”

那天夜里，石燕好半天都没睡着。这些年来，她一心一意都在想着怎么跳出这个鬼地方，从来没想过感情的事，因为她不想跟身边的男生扯在一起，远处的男生又没机会，而且她也不想“高攀”那些学校比她好的男生。她身边的男生知道似乎她心不在此，也就没人来做那些无用功，向她献殷勤，远处的男生也被她的冷淡吓跑了，所以她的感情生活完全是一片空白。

空白的好处就是你根本不知道感情为何物，异性为何物。既然不知道，也就没兴趣。但今天跟黄海那么近距离地在车上“接触”了一下，她突然对“感情”二字有所领悟。

那两天，石燕好像吃了开心果一样，总觉得很开心，但又不知道在为什么开心，反正就像是开了法眼一样，看什么都能看出一些以前不曾看出的意义来。比如校园里那些骑自行车的男女吧，如果是一个男生带着一个女生的，她就能从中看出一些美来：男生显得那么强壮，卖力地蹬着自行车；而女生则显得那么娇弱，悠闲地坐在车后，胆大的就用手搂着男生的腰，胆小的至少也揪着男生的衣服。卖力的卖得甜蜜，享受的享得甜蜜。

就这么一女一男，一阴一阳，一柔一刚，配合得那么默契，那么完美。如果换成是两个男生或者两个女生合骑一辆车，肯定就没这种美的意味了。看来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，造物主在造人的时候就想到了这种搭配，让一种人高大强壮，生来就有使不完的劲；而让另一种人柔美秀丽，生来就比较娇弱。这两种人互相需要，相得益彰，共同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。

再看看那些单独骑车的男男女女，石燕突然觉得他们好像很可怜。女的不用说，那么费力地蹬着自行车，前俯后掇的，既不雅观，又很辛苦。而那些男生呢？车后座上空荡荡的，有力没处使，满脸失落。

她又看到那些绿叶红花，也是搭配得那么美妙，她感觉绿叶就是男生，而红花就是女生，这么一搭配，就显得绿叶更绿，红花更红。还有那蓝天白云，白墙黑瓦什么的，可以说到处都是阴阳的搭配，刚柔的交合，满眼万物似乎都在给她一种启示：你的世界是残缺的，你的生活还不完善，你需要一个“他”。

她不知道她的这种情绪是不是因为黄海的到来引起的，她对黄海仍然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，如果在没人看见没人知道的情况下跟黄海交往，她是愿意的，她也很开心。但她不敢想象真的让他做她的男朋友会是什么情景，那时肯定不能瞒着大家了，而一旦让大家知道了，每个人都会来表示反对，到那时她还有没有勇气跟黄海交下去？她每每想到这个麻烦，就用几句嘲笑带过去了：你愁个什么？人家黄海根本没追求你，你在那里操什么心？等他追来了再愁也不迟。

第五集

到了采访的那一天，石燕提前几分钟就等在寝室楼的外面了。刚站了一会儿，就看见一辆车开了过来，她猜那就是钢厂派给黄海的车。车开到跟前，果然不错，是钢厂的车。车门开了，但黄海没有下车，而是像他许诺的那样坐在车里，司机从开着的车窗伸出头来，大声嚷道：“谁是石燕？”

她连忙走了上来，说：“我就是。”

司机打量了她一下，说：“上车吧。”

那车有点高，她上了一下没上上去，车里面伸出一只手拉了她一把，传来一个

男声：“当心碰了头。”

她看见是黄海，戴着一副墨镜，正侧脸看着她，笑微微的。赶巧的是，他正好是右边对着她的，她只看见他完好的那边脸，和架在他高高的鼻梁上的墨镜，很英俊的样子。

还没等她坐稳，车就开动了，她一屁股歪在黄海旁边的座位上，上身倒在了他身上，他伸出手扶了她一下，两个人都有点尴尬。

他们先去采访那几个矿难死者的家属，可能因为是矿上指定的，几个家属都像见过一点世面，对他们的来访一点也不惊讶，说起话来也不怯场。但即便是这样的“头面人物”，住的屋子也都是又破又旧，地上没铺水泥，就铺着煤屑一样的尘土，靠墙的地方用几块石头磊成一个炉灶，旁边堆着一些煤块。不远处就是用黑乎乎的石头支起的床铺，上面摆块木板，再垫一层黑糊糊的棉絮，就算是床了，连被子都是黑糊糊的。

石燕想象自己住在这样的地方，睡在这样的床上，身上立即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直觉地认为那被子那床一定是湿漉漉，沾满了煤灰和汗水，顿时觉得自己那十六人一间的寝室就像天堂一样。

他们采访了这几家，没获得多少信息，于是去找那个被人称作“五花肉”的女人。

黄海说：“待会儿‘五花肉’家采访，就说你是采访人，我只是你的——朋友，陪你来的。因为‘五花肉’是女的，一般比较容易对女采访者敞开心扉，对男的她们有戒心。”

她爽快地说：“行，没问题，只要你不怕我贪你的天功为己有就行。”

“我有什么天功？我只担心把你卷进麻烦里来了。”

走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才找到“五花肉”住的工棚，比那几户的住房更糟糕了，是所谓的“危房”，贴着山搭的一溜棚子，因为塌方，工棚的一边失去了依靠，都是摇摇欲坠、东倒西歪，好些个地方用柱子撑着。

她看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穿一件男式背心，上面印有一个“5”字。那女人的身上到处是黑色的手印，弄得像斑马一样，让她一下明白了“五花肉”这个绰号的来历。

两人见了“五花肉”，打过招呼，就由石燕上去采访：“听说你丈夫生前给矿

领导写过信，反映过矿上的安全隐患，但矿上没引起重视，造成了矿难，反而把责任推在你丈夫身上，我们今天就是想为这事采访你。”

“五花肉”说：“我有我丈夫给矿领导写信的底稿，我丈夫是转业军人，在部队上是干工程的，他懂这个，字又写得好，如果不是农村户口的话，他早就在部队提干了，哪里会跑到这里来送命？”

石燕见“五花肉”快要沿着丈夫的故事扯开去了，赶快扯回来：“底稿在哪里？可不可以给我们看看？”

“那是我的命根子，我就靠那底稿为我丈夫伸冤了，我不会随便给你看——”

黄海提议说：“那我们出钱买下可不可以？”

“你出多少钱？”

讨价还价的结果，是“五花肉”答应以五百块成交。当时国家发给石燕这样的师范生的生活费才六十多块钱一个月，她身上不可能带着五百块的现金。黄海富裕一点，但也只有两百多块。两人翻遍了口袋，还没凑到三百块钱，只好把所有的钱都给了“五花肉”。

“五花肉”收了钱，但不肯交出那封信的底稿：“这个就算押金吧，等你们交齐了五百元，我才能把底稿给你们。”

两人无奈，只好许诺明天上午就把钱送过来，叮嘱“五花肉”千万不要把信卖给别人了。

回到市里后，黄海看看表，说：“现在离四路车收班时间还早，我们也都饿了，不如就到对面餐馆里吃点东西，我再送你回去。”

她想想也是，已经饿得前心贴后心了，回到学校也没什么东西吃，于是就跟他到对面的餐馆去吃饭。

两人刚在餐馆坐下，就听到有个女生叫道：“石，这么晚还在外面逛街？”

她一惊，循声望去，发现不远处的桌子旁坐着她的同班同学姚小萍，正站起身，从人群里往她这边挤来。姚小萍原来是下面一个县中的老师，工作好几年了又考出来读师院的，所以年纪比她们应届毕业生大，已经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平时都是以“老大姐”自居，班里那些女生感情上有了麻烦都是跑去找姚小萍讨主意，而姚小萍从来不吝啬自己的建议，专爱替人出谋划策。

石燕不知道姚小萍怎么会在这里，但她直觉地感到今天要出漏子了，这么晚

了，她还跟一个男生在外面吃饭，姚小萍肯定会把黄海当作她的男朋友，传得满世界都知道。

她想装作跟黄海不认识的样子，又怕伤害了他。她还没想好怎么应付，姚小萍已经到跟前来了，一同过来的还有一个男人，大概是姚小萍的丈夫。有一会儿，四个人都没吭声，姚小萍和她丈夫都使劲盯着黄海看，还不时地看看她，仿佛在衡量两个人配不配一样。

最后姚小萍打破了沉默，说：“这位是谁呀？石，你也不跟我们介绍一下。这是不是你那位名校男朋友？”

石燕尴尬得要命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忽听黄海说：“你看我像名校生吗？名校熟还差不多。”他开了这个玩笑，接着解释说：“我是她高中同学，现在在D市钢厂上班，她父母让我照顾她的，我约她出来吃个饭。”

姚小萍好像如释重负似的“噢”了一声，脱口对石燕说：“我也是在想这肯定不是你那位‘憨傻’的名校男友——”然后对黄海说：“你跟她是高中同学，那不是H市人吗？怎么跑这里来上班？”

“我家是这里的，我那时是在石燕她们学校借读，她父母给我不少关照。”

石燕吃惊地发现黄海撒起谎来还像模像样的呢，前因后果，滴水不漏，真是“现编不过夜”。

姚小萍好像真的把黄海当成高考落榜的钢厂职工来看待了，安慰道：“在钢厂干挺好的，听说钢厂工人福利很好。像你们这样工伤的，可能劳保金很高吧？”

“嗯，”黄海一本正经地跟姚小萍谈劳保，姚小萍终于满足了好奇心，准备打道回府了。

等她走远了，石燕低声问黄海：“你怎么说是——钢厂职工？幸亏你还知道钢厂一点情况，不然岂不是露了马脚？”

“不知道钢厂情况怎么会撒这个谎呢？”他开玩笑地问：“你那个名校男友是不是以前我们班的？”接着他就猜了好几个以前的同学，但石燕都否定了。她觉得他心里跟一面镜子似的，肯定知道所谓的“名校男友”就是他，而且知道她不想让班上同学看见她的“名校男友”，不然他怎么会谎称自己是钢厂的？

她非常不安，觉得自己肯定给黄海留下了一个虚伪而且虚荣的印象。

还好，黄海很快就转移了话题，谈起了采访的事：“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找

小萍直接教过，但他的确是那个县中出来的。两个人一下子亲热起来，大吹大擂他们的县中，说J县是高考状元县，县中每年考上大学的比例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，然后其他几个人就跟他们争论起来，到底是全国数一数二，是全省数一数二，还是他们J县数一数二。

男主人插嘴说：“光考上有什么用？谁不知道你们J县复读率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？有的一考七、八次，都考成‘猪八届’了。复读那么多次，当然能考上，但是等到进了大学，就没后劲了。我们K大后来都不敢招你们那里的考生了，因为很多人进校之后都跟不上。”

石燕一听男主人是K大毕业的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，原来也是名校生啊，真看不出来，总以为名校生都是很丑的人，即使没黄海那么丑，也都丑得可以，所以还安慰自己说：既然我没考上名校，说明我还没丑到级别。现在看来事事都有例外，名校生里也有男主人这样“憨傻”的，而且看上去男主人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听说人生最得意的事就是“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”，而这位男主人把这两件得意事都占全了，也太幸福了吧？

男主人问石燕：“你也是师院的？”

石燕觉得姚小萍已经把身份暴露了，她也没什么要保密的了，便承认了是师院的，然后跟男主人开玩笑说：“你不会说你也是师院的老师吧？”

“我刚好就是师院的老师。”

石燕睁大眼睛：“你在开玩笑吧？”

“为什么是开玩笑？我不像师院的老师吗？”

石燕大着胆子打量了他一眼，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跟老师不搭界的，她也说不清他像是干什么的，但就是没想到他是老师。现在经他这么一提醒，再仔细看看他，还真觉得他可能是师院的老师，因为现在她又想不出他如果不是老师，还能是干什么的了。现在唯一想不明白的就是他一个K大毕业生，为什么要跑到D市这种地方来教书。

他问：“你要不要我也把证件拿出来给你看看？”

她只笑不说话，他真的走到里屋去，提了一件外衣出来，从上面的口袋里摸出一个皮夹子，打开来，抽出他的工作证，递给她看。

她也不客气，像交警抓了违章的司机一样，把证件拿过来仔细审查。他的确是